

開放文學 – 風花雪月 – 再生緣 第六十回 昭陽宮元妃候駕

詩曰：正位昭陽冠后妃，宮威更肅勝軍威。連朝候駕深宮內，為有衷情奏袞衣。

話說皇甫後一聞前後的事情，竟氣得啞口無言，呆坐在龍床之上。

娘娘時下倒癡呆，氣了個，默默無言口不開。頃刻間，柳葉清橫翠黛。登時裡，桃花慘淡退香腮。嗔上面，怒填懷，一拍龍床叫起來。

啊呀，了不得！怎麼萬歲爺瞞了本宮做事？

我也曾經問幾遭，倒說是，如今清淨太平朝。外邊沒有新聞矣，只不過，升降官員本幾條。哪曉事情多得個，並且竟，椿椿都為我同胞。

啊呀，真真好笑！那鄺丞相呢，倒也怪他不得。一個深閨女子，做到極品大臣，自然不肯輕易說明了的。

至於天子卻該查，怎麼竟，如此偏心愛護他。不做主張也罷了，可應當，這般難為我娘家。

啊唷，奇哉，奇絕！朝廷也太不公明瞭，折挫我的胞弟，又瞞味著本宮。

理上如何講得開，也不知，朝廷安著甚心懷。罪歸我弟椒房戚，愛護明堂鄺相台。說亦奇來言亦怪，倒拿著，本宮當起外人來。

咳！我姐弟二人也算力安天下，共定乾坤，飲戰血刀頭，臥徵鞍於馬上。

捨死忘生涉盡危，才能夠，羽書報捷奏凱歸。而今安享昇平世，倒不念，力退朝鮮虧了誰。

啊呀，罷了！我姊弟血戰功勞，今日竟置之不問！

王后言完淚下來，一聲浩歎忽然呆。朝廷未識如何樣，暗暗沉吟怒滿懷。

呀，且住！為什麼朝廷那樣行為呢？必然有個緣故。

就使君臣義氣生，也沒見，這般相愛與相親。除非別有私心事，所以竟，如此憐來如此疼。

啊唷，不妙呀！莫非鄺相未曾認母之前，已與朝廷有甚勾當了？

故為暗地認萱堂，不叫他，父母通知忠孝王。待得夫家上了本，講一個，師生大禮發威光。自家已會推乾淨，又有那，恩愛朝廷在上幫。如此同心和並力，真個是，誰人大膽敢聲揚。

啊唷，是呀！所以天子亦按住我胞弟表章，不與本宮知道。

君臣兩個好情濃，你合通來我合通。震天驚地如此鬧，只有個，長華還在夢魂中。

咳！也不可不知，是上本後私通的？

想必知其是女人，君王存下不公心。因而密密瞞著我，要在從中取事情。鄺相頓時變了臉，倒罪及，昭陽面上至親人。那番做作消停久，多應已，竅玉偷香稱過人。就使麗君還決裂，怎禁得，逆時捐命順時生。圖寵渥，戀功名，必定輕輕失了身。他若果然輕至此，我弟竟，孤幃空守舊婚姻。

啊唷，鄺保和呀！你如果是本宮的弟婦，如此行為，我也不肯輕輕饒你。

娘娘想罷怒難當，大變花容怒氣生。半晌呆想言不出，一回頭，微微冷笑叫萱堂。

啊，母親，這是芝田失算了。

既然要懇賜姻緣，為什麼，自弄當朝奏聖王。若把本章交與我，少不得，中宮姊姊會周旋。緣何如此無良計，倒拿著，骨肉親人放半邊。

咳，這也罷了！或者說原要朝廷做主，不消與我相商，為什麼吃了這場大虧，也不進來告訴？

我如早晚這椿情，少不得，就試明堂假與真。他若果然身是女，豈肯教，當朝天子不偏心。芝田太也無分曉，竟看得，胞姊中宮這樣輕。

啊唷，真真可笑！你們若來告訴，難道我不肯盡心麼？

吃了朝廷這等虧，直耐到，懨懨一息病垂危。萬分無奈方求我，芝田弟，小視同胞當作誰！

啊呀，好沒主見！怎麼大事已行而半途又廢？

求賜完姻那本章，倒分明，通知消息與君王。誰像你，存心老實無私愛？誰像你，守義真誠念正房？這一上書天子曉，可還肯，名花湊手不偷香？

咳，錯了錯了！芝田呀芝田！只怕你空自將心托明月，徒然明月照溝渠了！

故此其人咬定牙，不肯認，生身父母與夫家。朝廷要下偷花手，因而已，件件椿椿底了他。上本以來三月過，倒休要，君王早親現成花。如今懊悔遲延了，只怕是，白壁連城已染瑕。

啊呀，好生惱恨！這芝田如此糊塗，今日方叫母親告訴我！

要試明堂也不難，何妨就，脫靴一驗女和男。但愁看出真形跡，他已是，落過君王手掌間。

啊，母親，萬一果然如此，還是竟娶他好，還是不娶他的好？這卻可恨！

王后言完色變更，只氣得，重重大怒髮雷霆。太后聽了娘娘話，也不覺，如醉如癡難出聲。皇甫中宮心好惱，越思越想越生嗔。磨玉齒，咬朱唇，仇極難當手似冰。忽地起身將下榻，來了個，守門內侍跪埃塵。

啟娘娘得知：有各宮各院的貴妃們，都在昭陽外請安，候旨定奪。

中宮門奏說聲傳，進來了，紫府瑤台一眾仙。花簇簇，翠鈿金釵分貼面。錦團團，龍裙鳳襖白披肩。前邊是，珠冠妃子排三隊；後邊是，彩袖昭儀列九班。整整齊齊同見禮，端端肅肅共行參。呼帝後，請金安，滿跪昭陽宮裡邊。皇甫娘娘方忿怒，立起來，呼呼免禮強含歡。

啊，罷了！眾妃子免禮，可代我往太后娘娘處問安。

眾位姣娥退步行，見過了，旁邊尹氏出宮門。娘娘叫轉諸妃子，坐在龍床問一聲：

啊，眾賢妃，可知萬歲近日在哪方臨幸？

今來天氣甚炎蒸，避暑多應宿御園。一切朝端勤理否，眾貴妃，何人隨侍上林間？東西二院聞相問，忙忙地，單膝行參接口言：

啟娘娘得知：萬歲爺目下改造涼亭，重修水閣，這幾日不幸御園。

中宮王后見回言，點點首，吩咐諸姬即便還。大眾嬌娥皆退出，娘娘竟，將軍性發不能安。纖手冷，玉軀寒，氣滿胸中變了顏。耐過又嗔嗔又耐，忍不住，蛾眉頭皺叫宮官。

啊，內侍們過來，你們撥幾個去伺候王爺，把萬歲的貼身四太監調來問話。領旨。

一聲答應去忙忙，四個宮官出畫廊。王后登時離了榻，又傳意旨出昭陽。

啊，排班的內侍，看御棍伺候。領旨。

兩處宮官走似飛，娘娘端正發威儀。抬翠袖，正紅衣，一轉秋波叫太妃。

啊，母親，得罪了，女兒要升座行刑。

尹氏王妃著了忙，連聲勸解叫娘娘。休發怒，莫行強，只用從容問細詳。王后見言微冷笑，母親你，自家穩坐不須忙。

啊呀，母親，你慌些什麼？做女兒的提刀斬將，縱馬擒王，哪裡受得起這等的暗氣來呀！

今朝若不早消消，一定要，連吾身軀難保牢。御棍取來須備用，奴才們，不經刑法不能招。

啊，排班內侍，再把黑皮鞭取來聽用。領旨。

一聲令下又哄然，內侍如飛去取鞭。王后娘娘抬玉手，拉了拉，鬧龍圈椅坐中間。威凜凜，高懸日月雙輪扇；狀巍巍，遠對珍珠一捲簾。一層是，玉帶宮官拖玉棍；二層是，牙牌內侍執皮鞭。皇甫後，猶如地府閻君樣；昭陽院，好似森羅大殿然。當下鋪排俱已畢，進來了，倒霉晦氣四內官。抬首看，倒身參，戰戰兢兢跪面前。

奴婢們奉調前來，不知娘娘有何諭旨，求旨下施行。

中宮一見怒重重，變下無情著惱容。背靠鬧龍金角椅，喝了句，平身一眾立於東。

啊，眾內侍，站到東邊，待本宮一點明問話。是，奴婢們謹遵旨下。

四個宮官駭一驚，只唬得，汗流脊背立於東。娘娘坐上雙眉皺，回向旁邊叫一聲

啊，行走的內監，吩咐把昭陽宮閉了。除萬歲爺駕到，不許擅開。領旨。

傳宣內侍又飛跑，皇甫娘娘往下瞧。皺著眉頭含著怒，看準了，流鶯高叫一聲嬌。

啊內侍宮官聽者：你們是萬歲的貼身內侍，自然動作皆知。可曉得王爺召鄺丞相進宮幾次？自己到閣幾次？若有半句隱瞞，打你個皮開肉綻！

內侍聞聽著了忙，跪行幾步意心慌。呼國母，叫娘娘，叩首完時奏細詳。

啟娘娘得知：萬歲私行到內閣一回，又召鄺丞相到花園中來一次。

就是本年二月天，萬歲爺，私行夜出內宮門。不乘寶輦鑾車去，打著紗燈就轉彎。鄺相其時方宿閣，在那裡，高燒紅燭判朝端。一觀駕到忙忙接，王爺就，與彼燈前共敘談。初是傾心論國政，後來有興設棋盤。堪堪奕到三更盡，奴婢與，同伴權昌引道還。

啊，娘娘呀，這就是萬歲爺出去的一回了。

至於宣召入王宮，又在今春三月中。萬歲連朝眉不展，倒像是，有樁心事少歡容。嘗差奴婢諸人去，內閣門前暗察風。若遇保和丞相歇，就把那，詐言召入掖廷中。王爺差遣非同小，奴婢們，敢不依來敢不從。四個輪流前去探，偏偏地，明堂鄺相返家中。那天萬歲方愁坐，權近侍，飛步而來報九重。

啊呀，娘娘，那一天權昌來說：保和學士今朝宿閣，萬歲要去召時，正好宣來。

王爺一聽喜非凡，就叫奴婢去召來。本為宣入游上苑，卻言召見議朝綱。保和丞相無知覺，頃刻地，冠帶端正見帝王。萬歲那番真大悅，誑到了，方才說出玩春光。

呀，娘娘呀！那鄺丞相好不厲害！一聽王爺說明，立時就諫奏起來。

正容道是不該應，帝命如何好詐稱。今日將遲而作緊，他時以重亦為輕。王爺見說難回答，倒只得，應諾連連拱手聽。隨即君臣同上馬，奴婢們，俱攜筆硯後隨跟。保和丞相真通極，他竟是，到處留詩到處吟。萬歲喜歡誇不住，也題了，一聯詩句贈廷臣。石橋春柳於時過，泛月秋塘接著臨。那日王爺多有興，笑盈盈，長堤下馬又舟行。搖開槳，繞花林，玩水觀山共散心。直待黃昏明月上，鄺丞相，方才頓首要辭行。內宮跪奏猶未了，皇甫後，粉面含嗔叫聲。

啊呀，原來如此！萬歲竟然假議事而召鄺相遊園，這也真真奇了！

後來之事便如何，萬歲爺，可放明堂鄺保和？細細詳詳從直奏，不許你，巧言遮飾與支吾。中宮說著雙眉皺，童內監，叩首連連伏地呼。

啊，娘娘容奏，奴婢怎敢虛言？

萬歲於時再回留，鄺丞相，難違君命又離舟。穿曲徑，繞重樓，復至天香館內游。就在那邊開酒席，對著了，牡丹明月酌金甌。王爺飲到微微醉，提起朝前愛護由。

啊，娘娘呀，萬歲爺對他說：鄺愛卿啊，可知朕躬愛護你做的好處？那天忠孝王上本，大家多指定你是個裙釵，若非朕一力周旋，難免滿朝人猜為女子。

萬歲言完又歎聲，也難怪，東平王子戲師尊。看卿這副容和貌，實在如同一美人。男子斷然無有此，竟像個，羞花團月女娉婷。休言別者消魂魄，朕亦分明出了神。恨不得，刻刻笑談常敘會；恨不得，時時親近免相分。今日半日同遊玩，寡人是，更比登仙快樂深。朕卻與卿如此意，卿之與朕怎生心？王爺說著相留宿，鄺保和，他就當時動了嗔。

啊，娘娘呀，萬歲爺一心留他在天香館同榻。鄺丞相乃挺一挺烏紗，端一端玉帶，跪在駕前奏道：蒙陛下天恩明證，禁止諸臣，只道聖心已辨真虛，何期聖上亦疑女子。臣雖不才，今已蒙恩拜相，若猜疑以此事，怎服那文武官員？再者，禁門非易可出入之地，外臣豈宜雲宿？況且又陛下年輕，微臣少小，如在天香館同寢，造言生事的更多了。鄺相說畢，竟要拜辭歸閣。那時萬歲一把扶住道：啊呀先生，你言之差矣。朕若疑你是個女子所以留宿天香館中，這倒是朕的短處了，只為沒猜忌方留卿共臥。可記得漢光武與嚴子陵也同臥？先生，你也不須過執，便君臣一宿何妨？

鄺相其時不從，依然地，正顏厲色對天容。王爺反是難區處，只得叫，奴婢諸人送出宮。一面保和歸閣去，王爺也，一邊起駕出園中。自從這次遊春後，竟不能，再召年輕鄺幸公。

啊，娘娘呀，那鄺相自此之後，不肯再進宮來。萬歲召過幾回，他總說閣中政事未完，容日叩階請罪。所以聖駕到閣一次，鄺相進宮一回，以後並無了。

此後從無第二回，奴婢也，不能造事與生端。娘娘明鑒詳虛實，叩天恩，御棍皮鞭寬一寬。內侍奏完連叩首，中宮後，雷霆稍息又傳宣。

啊，權昌，眾內侍，上來聽本官勸問。

三個宮官失了魂，俯伏在，龍書案上戰兢兢。娘娘坐上花容變，掃蛾眉。粉面含嗔喝二聲：

好你們這班奴才，都在那裡引誘王爺！

一切情由快快言，那童能，自然還有巧遮瞞。你們若是有藏隱，看仔細，棍舉鞭揚四命捐。王后說完敲御案，三內侍，魂飛魂散叩連連。

啊呀，娘娘嚇！實在是萬歲爺到閣中一次，鄺丞相入宮中一回，童能的話句句真實無虛。

娘娘就便動嚴刑，奴婢們，不過如他這般雲。減去數言欺聖上，增加幾句壞良心。童能已奏分明瞭，教奴婢，再沒有，隱味遮瞞別事情。三個內官言訖跪，皇甫後，鳳眸一合自沉吟。

啊，且住，據內眾侍奏來，這是朝廷有意，鄺相無心了。

明堂必定是姣娃，他所以，正色相辭避翠華。如若內官非謊奏，本宮意，錯疑弟婦戀王家。

呀，也罷！待我問過了天子，再發落這些宮官。

娘娘心意一安排，兩朵嗔霞退了腮。展展娥眉舒鳳眼，飛傳曉諭下宮來。

啊，四內監，你們俱怕王爺來瞞味本官麼？也罷！待我問過了王爺，再處治你這班大膽奴才。

若有真情早些講，到時後悔已然遲。本宮問過皇爺後，你們就，要改移時難改移。如若一聲音錯了，對你說，娘娘不是好相欺。

啊，四內監，爾們講也不講？可知我娘娘是個這等性兒！

刀頭馬上殺千軍，哪在乎，爾等無知四內臣。問過朝廷言不對，管叫你，幾條性命一齊傾。休後悔，可先言，休想臨時刑得免。王后言完催快說，眾宮官，滿心冤屈淚漣漣。

啊呀，娘娘嚇！奴婢何敢欺瞞？委實並無別事。

縱然國母問君王，也不過，到閣遊園這兩樁。若要再言言已盡，除非是，加添說話奏娘娘。

啊呀，娘娘呀，奴婢們願聽發落，實在捏造不來。

況兼鄙相本男人，怎麼說，他與王爺有甚情？這句話兒人捏造，只好是，聽憑國母怎施行。內宮奏罷齊叩首，一個個，苦臉愁容淚亂傾。王后娘娘還加怒，立刻就，於時傳旨急如星。

呀，也罷！掌宮老內監何在？你把這班人帶去鎖在閒房。

飲食鋪陳可遞進，就派你，小心看守那間房。休失誤，勿疏防，走一人來罪你當。萬歲縱然來叫喚，也當請問本昭陽。

啊，老內監，這就是本宮的欽犯，你須要緊緊關防，不可與人對面交言，不許人私窺暗探。若漏了本宮的旨，打你二十大棍，抽你四十皮鞭。領旨。

昭陽內侍應聲高，帶了諸人去鎖牢。四個內官齊叩首，謝了恩，愁眉鎖眼出宮寮。一時間，左右提開棍兩條。王后娘娘抬玉手，眼看看，太妃尹氏扯鸞綃。

啊，母親，可聽見內侍們所言麼？諒他也不敢瞞我。

這些說話料非虛，我不過，盤樹搜根細問伊。可見明堂原女子，他所以，轟轟烈烈避嫌疑。

咳，好極了！這是皇甫門中的大幸，芝田胞弟的光輝。

我今方才耐下來，越思越想越疑猜。只道是，名花落在君王手。只道是，美玉投於帝王懷。恨一番來惱一陣，拿定意，傳言竟叫內官來。

啊呀，娘呀，公然竟察出真情，錯怪了麗君弟婦，我說皇甫門中難道竟有這般的醜事？

果然白璧未沾塵，不愧吾家皇甫門。此刻事情明白了，好叫我，大開胸意大歡欣。

啊，母親，芝田弟在家臥病，我也不便相留。可早早地回家，寬慰他要緊。

叫他等著莫心焦，重擔千斤我獨挑。一脫雙靴相認後，此月內，看來就好結鸞交。

啊，母親，可同芝田說：你看姐姐無用麼？所以不值得進宮來告我？

如今既要我周全，為什麼，吃了虧時不早言？你只道，血戰功勞天子重；你只道，椒房親戚帝王憐。哪曉得，未能好事諧佳偶；哪曉得，險把嬌妻送聖顏。此刻此時追悔否？卻原來，仍須姐姐辦姻緣。母親可對芝田說，下次後，遇甚疑難休這般。再有事兒先隱昧，我便就，後來曉得不當擔。

啊，母親，還有句言語叮囑胞弟。

雖然聖上有偏心，幸喜得，竊玉偷香事未成。日後君臣相對面，可休將，刁言惡語犯朝廷。此情原本皇家錯，卻到底，上是君來下是臣。非我在內而護帝，要知道，死生一字任當今。娘娘言訖容悽慘，太王妃，應諾連連喜萬分。

話說太王妃初見審問內侍，心間跳個不住，只恐他說出不妙的事來。此刻曉得了那些情節，又見中宮的一力承當，喜歡得跟笑眉開。

太妃當下笑融融，慌忙地，立起從容別正宮。王后欠身相扯住，說了聲，娘兒何必禮重重。

啊，母親歸家保重，可以常進來看看女兒。

同胞有病不留娘，今日的，怠慢慈親罪莫當。歸去問安參與弟，更須要，調停手足早離床。加保重，莫悲傷，這段良姻諒必祥。醫得自身痊癒了，跳起來，欣然就好做新郎。

啊，宮官們，可把頂好的人參拿一斤來，帶去與忠孝王病後調理。再著太醫院每日走遭。領旨。

內侍如飛去復還，人參高捧一籠盤。娘娘點首言稱好，就叫那，繳旨宮官送母旋。自己立於簾內看，猶呼調養弟芝田。太妃就出昭陽外，離鳳樓，高坐朱輪轉府間。

話說太王妃出宮坐輦，一路上好不喜歡。到了自己府中，就有守門官擊雲板傳報進內。

太妃即便下朱輪，打發了，內侍門官進殿門。節孝夫人蘇奶奶，大家接出錦圍屏。言悄悄，問輕輕，辦得成來辦不成。尹氏太妃含笑，連聲答應入宮門。於時進了重重院，婦女們，舉步雙雙向內行。武憲王爺觀仔細，真個是，又嗔又氣又擔驚。惟遠看，不相迎，高立華堂問一聲：

呀，回來了麼？告訴告訴孤家，受了多少罵，叩了多少頭？

王妃含笑不開言，竟自從容往後邊。國丈見她靈鳳去，倒只得，自家隨了亦當先。穿夾道，過廊簷，進了東邊臥室間。忠孝王爺方等候，一觀母到大欣歡。心帶慮，面含歡，欠欠身軀床上言：

呀，母親回來了。事情怎麼樣？事情怎麼樣了？

太妃遂自坐於床，國丈等，圍繞床前問細詳。尹氏王妃容帶笑，只對了，東平愛子訴情腸。

咳！芝田呀，哪曉得這些事情你姐姐不知道的。

九重天子竟存私，外面的，諸事相瞞不說知。今日母親前去告，險些兒，昭陽氣壞你連枝。

咳！芝田兒呀，她埋怨你為什麼不與姐姐相商議，看她這等沒用。

既然吃了那場虧，直耐到，慊慊一息病垂危。你若早來宮內說，難道我，同胞不肯盡心機。

咳！芝田呀，母親想來怪不得你姐姐動惱，原是你前番的主意差了。

太妃說話未曾完，忠孝王爺就駭然。頃刻嗔氣飛上面，登時怒色起眉邊。心亂跳，體俱寒，不等提明先就言。

呀，母親！怎麼母親道朝廷卻有偏心，姐姐未曾知道？

外邊日日鬧新聞，難道我，姐姐中宮倒不明。這件事情奇絕了，朝廷安著怎生心？母親今日昭陽去，不知道，曾見君來未見君？忠孝王爺言到此，已急得，心如絮亂意如焚。容慘淡，色淒涼，猶恐其中有別情。尹氏太妃忙慰撫，就將那，始終緣故細談明。

話說太王妃坐床上，就把那人宮中相求轉奏，傳內侍審問情形，並及元天子到閣奕棋，鄙丞相遊園辭榻，一切前後細詳都向忠孝王說了，直說到王后叮嚀，這話方始說完。

千歲聞聽就裡緣，真個是，又嗔又喜又忻然。驚心不定猶若是，冷汗初沾尚未乾。聽到其間紅了面，忍不住，一聲冷笑怒衝冠。

啊呀，真真絕代奇聞了！做了一個天子，有什麼不稱心？有什麼不滿意？還要搜求臣子之婦！

當今天子好糊塗，意要想，君占臣妻辱及孤。依禮法，現是官家和命婦。論親誼，還兼舅兄與姐夫。真妄亂，太狂胡，天子如何有此圖！

啊呀，君王呀君王！你知道我的原聘，還存這點私心，太也荒唐了！

少華為國怎勤勞，我也曾，捨死忘生報聖朝。今日太平無事了，倒不念，吾家血戰舊功勞。咳，罷了！這也是朝廷一念之差，我也不會怨於天子。

王爺說著恨難平，忍不住，眉上腮邊疊疊。國丈在旁聽見怨，喝一聲，你們大家莫疑心。

咳！芝田，你怨些什麼？還不快快禁言才是。

世間誰不愛容才，況此是，如此風流一相台。聖上無非心羨慕，有什麼，偷香竊玉瞎疑猜。

啊呀，真真可笑！你這孩子不知利害，輕輕易易就講個君占臣妻。這君占臣妻，可是當要的言詞麼！

幸虧沒有外人聽，這句話，傳到朝廷活不成。休相賜婚原聘在，只怕要，大家齊上法場門。真亂道，實胡雲，事不分明就怨君。血戰勤勞該報效，說什麼，朝廷不念舊功勳。

咳，芝田啊癡兒！那聖上不過喜愛鄺保和青年美貌，萬事精明，所以處處周全，件件蓋護。留在天香館同榻，也無非親近的意思。主上若有私心，哪怕正言厲色，如何出門？

當其不肯在園時，何妨竟，喝住宮官捉住之。鄺相雖有能辨舌，那其間，肋生雙翅也難馳。

咳！芝田呀，你可曉得君叫臣死臣不得不死？那時候若然威逼起來，哪怕你上天入地！

死時殉節活時從，兩件事，難脫君王掌握中。只為朝廷原沒意，所以叫，鄺相仍歸內閣中。你去詳情理看，有什麼，多疑多忌在心中。亭山國丈言於此，小王爺，一臉嗔容改笑容。

啊呀，是呀！爹爹所言不差，這是我出言不檢點，誤怨朝廷了。

如今可喜事將諧，一脫雙靴就沒猜。鄺相果然身是女，稱得過，婦人群內大奇才。

咳！可喜可敬，若不是她有才智，節烈的婦人也脫不過這圈套。

已在龍潭虎穴中，真個是，魚投羅網鳥投籠。不惟不失冰霜操，她並且，逃出君王手掌中。如此裙釵難得矣，普天下，看來只有小三公。

咳！若是別一個女子遭逢如此，那是斷斷不能全身的了。

休言殉節抱冰霜，竟會得，就與朝廷共了床。況且君主年又少，又是那，憐才愛貌熱心腸。失身一侍天顏後，豈不能，官上加官更顯揚。堪奇堪敬又堪喜，像她的，才智兼全世少雙。忠孝王爺誇鄺相，觸怒了，劉家郡王一紅妝。

話說劉郡主聽了忠孝王稱揚鄺相，竟贊到一個世上無雙，不覺花容一變，忍不住惱起來。

多狡變了玉容來，耐不住，兩片嗔紅飛上腮。冷笑一聲開口道，這個是，世間還有烈裙釵。雖然無智難逃脫，也不至，就與朝廷共榻諧。如若失身而望幸，倒與那，煙花妓女一同排。夫人說著微含怒，江三嫂，也在旁邊湊上來。

咳！這個呢，世上貞節的原有一半，哪裡就個個揚花水性，人人取俗傷風？

就像奴家郡主然，她的那，真心守節也非凡。一聞許了崔公子，急得個，坐不寧來立不安。刻刻時時追著我，倒情願，全身暗避到尼庵。

咳，可憐那一個千金郡主，竟做了萬緣庵的下人！

終朝伏侍眾師姑，頭一件，大小衣裳洗得多。可憐她，窄窄腳兒多已放；可憐她，尖尖玉手盡皆粗。並且是，千聲大士觀音念；並且是，一口長齋苦裡過。受盡艱辛熬盡罪，我郡主，真真半句怨言無。

咳！看起來殉節的容易守節的難。盡節不過跳樓跳井，一時工夫，又沒有什麼苦楚的。這守節是耐淒涼忍寂寞，年來月去的打熬著。我們郡主是吃口長素，替人家縫補漿洗。這樣守節的，豈不比盡節的更難了？

江媽說著歎連連，蘇娘子，忍氣吞聲也不言。明說跳樓她的女，所以說，盡節容易守節難。有心開口爭爭氣，想了想，多事無如省事安。娘子於時低下首，小王爺，一聞聽說急周全。

咳！不是這等講。那貞節的人呢，世上也有，然而不多。這是我皇甫門中有幸，所以人人玉潔，個個冰清，皆能持貞守節。比如我元配孟小姐全身遠避，你劉郡主苦守尼庵，更有明封的義烈夫人墮樓投水。這多難得的，哪裡天下竟有一半？

王爺說罷眾皆歡，劉郡主，佯正羅孺換喜顏。千歲暗中搖手道：卻原來，出言吐語這般難。方才贊得孤元聘，金雀夫人就忿然。若有三妻和四妾，倒須得。留神著意遍周全。王爺當下心稍放，一回頭，便向慈親尹氏言。

話說忠孝王見得事有些指望，心內也略略放寬，就向太娘娘道：母親辛苦了，可往前宮去歇息。咳！起了這麼早，只怕也餓了，不知可曾用點心出來？太妃果然未曾用，卻也不要。武憲王哈哈大笑道：不受罵不叩頭也是太太造化，還要點心？小王爺忙對僕婦說：快取些點心來。與太娘娘用。

王妃叫住休要行，少停停，我歸前宮自會吞。僕婦人等方站住，太娘娘，於時立起囑親生。

呀，芝田兒，如今媳婦已有著落了。脫靴相認後，姐姐就可做主賜婚。

你卻而今病在床，倒須早早治安康。中宮姐姐多關切，臨行之時尚囑娘。叫你小心調理好，跳起來，欣然就可做新郎。並差內侍傳懿旨，叫醫官，每日前來看一場。難得同胞相掛念，兒須要，發心奮力用良方。尋快意，撇愁心，眠見佳期已迎將。尹氏太妃言訖走，老國丈，慇懃相問亦臨床。

呀，正是。今日再服了鄺保和的藥方，明日再可叫御醫看了麼？

忠孝王爺笑著言，還當再請老師看。御醫雖則稱國手，哪及得，鄺相神奇更熟嫻。況且用方休用雜，倒不如，一人下藥一人看。

啊，爹爹，據我的主意，再請老師來看看才好。

再看一回改個方，就可以，消停調理得安康。若然另著醫官看，藥不相投倒費商。主意自然如此好，但只怕，這回難請鄺明堂。王爺說著眉頭皺，老國丈點首連稱容易商。今日遲遲明日去，且吃了，保和學士這藥方。一聲音罷相同出，只剩下，年少王親獨在床。

話說太妃等大家出去，忠孝王就默坐床中自忖。

又是歡來又是愁，也不覺，輕輕展放兩眉頭。心轉展，意搜求，暗暗沉吟合鳳眸。

啊呀，妙嚇！這美人有些指望了。

鄺相明堂若果非，為什麼，這般急切避嫌疑？多因委實孤元聘，他所以，不肯承恩近褻衣。

咳！若然如此，孤家倒錯怪麗君了。

只道他心在翠華，因而如此絕孤家。何期不失冰霜操，天香館，正色辭君真可誇。喜一回來思一回，不覺的，深沉一眠報昏鴉。這日不談提次日，又早是，拂拂薰風散朝霞。

話說次日早涼時候，武憲王就差當家人去跪請鄺相。那家人回來說道：鄺相爺自己有病，已告假十天，現在服藥未痊，一步未曾出府。故此難來觀看，叫小人回復王爺。

國丈聞聽吃一驚，皺眉便向後邊行。臨臥室，近床沿，說與東平千歲聽。鄺相自己身有病，已告了，十天之假不離門。因而今日難來看，叫家人，以此言辭復我們。既是明堂身抱恙，只好是，開方另用太醫人。王爺見說明堂病，色變心驚大不欣。

咳！爹爹，怎麼老師自己有病？

莫是前番氣壞他，因而疾病忽然加？也不知，真情告假辭朝政。也不知，故意推托怪我們。既然老師身有恙，須得要，父親問候往梁衙。

咳！怎生是好？再欲求他看看，又弄出這些家事來。

既知夫子欠安康，看起來，還得爹爹去走場。一則登門相問候，二來拜懇改良方。老師若肯調神藥，免得叫，醫院糊塗去看將。未識父親言是否，今日的，晴明正好出門牆。亭山國丈聞其語，點首連稱亦理當。說罷便拿方子走，冠帶畢，立呼備輦望明堂。

話說武憲王冠帶出府，一直竟到梁衙。跳下輦來，遂忙忙問道：啊管家們，相爺有什麼欠安麼？此刻現在何處？孤家要相煩通報，有話要面見大人。

家下門上應齊齊，小堂官，一拽羅袍走似飛。國丈見他通報去，隨即在，廳前候會不避疑。慢言外面王親等，且把明堂提一提。

話說鄺相自從在王親府看病回家，雖說要挨過忠孝王婚期，卻也原受了些暑氣的了。

當胸飽塞欠舒寬，日日愁眠飯不食。心內有些煩欲嘔，倒吃些，家園桃李樹頭鮮。呆默默，悶懨懨，烏帽斜欹繡枕邊。梁氏夫人相取笑，倒像是，身懷六甲愛酸甜。於時假病成真病，哄動了，文武公卿合殿臣。

話說鄺丞相上書稱疾，滿朝中無不知他是一位當道能臣，哪一個不來趨迎問候？

一聞告假在梁門，大小朝官盡吃驚。宗室君王俱亂亂，國公侯相亦紛紛。有幾位，忙著世子宮官到；有幾位，急遣王孫郡馬臨。六部尚書親至府，十三科道自登門。還兼那，一班好友諸朝貴；還兼那，文武門生眾俊英。一隊一班忙不住，盡來相府問安和。才見那，高車大轎哄然去；又有那，快馬飛鞭取次臨。鄺相明堂皆不會，只叫的，親隨榮發謝諸人。這幾天，非惟外面爭迎客；家內也，意亂心忙上下驚。老封君，幾次隔簾呼保重；康太太，多回近榻試寒溫。王德姐，愁容可掬紅腮淡；柳柔娘，笑暈頓去翠黛頻。梁閣老，朝政匆忙難看視；太夫人，經心調理極懇懇。保和有病非同小，倒像是，搖動驚天柱一根。這日王親求見面，正值那，明堂悶悶坐床中。

話說當下武憲王到來求見，鄺丞相正然悶臥在床。梁氏夫人也坐於紗廚內相伴，勸他放寬懷。忽聞榮發報說：武憲王親到府問安，有話要求面見。

心中不覺大驚煩，惱又加來怒又添。一皺雙眉惆悵極，說了聲，王親府內好歪纏。

啊呀，真真厭極！這是我行醫不好，弄出這些煩惱來。

國丈亭山太可嗔，三番兩次混纏人。早回差個家丁接，我已是，覆道難來病在身。知得之時該已了，有什麼，滔天大事又登門？

啊呀，好沒分曉！我也告假十天，難道廢了王爺的國政，倒來替你看病不成！

理上如何講得來，王親實實也癡呆。你家獨子如金玉，難道說，我的身子如土埃？知有疾兒還要請，分明是，教人扶病就前來。

啊呀，豈有此理！榮發何在？小的在廊下伺候。既如此，你去向武憲王行個禮兒說：我受了些暑熱，身子著實不安。故此告假十日，連閣中也不能進去。老千歲駕到，有失相迎。家爺現在臥病內房，不能相見。多謝王爺親來探問，改日謝步登門。小的領命。

榮發當時應聲高，轉身飛步出廳寮。先屈膝，後呵腰，婉轉而言稟一遭。武憲王爺聞此語，沒奈何，手拿方子道根苗。

啊，管家，煩你再行一次，孤這番來本不是求看病，一是請安，二是要相爺改個方子。我家小王爺服了大人的靈藥，已覺胸中寬舒，神思不甚恍惚。只是發燒未退，夜睡難成，飲食不思，再加四肢酸疼。故帶前日原方在此，相爺不嫌煩絮，再求增減增減。

勞你辛勤再走番，可為我，美言一句相爺前。孤家就在廳中等，求大人，改過方子便擲還。國丈於時言罷遞，小堂官，慌忙跪奉又飛傳。

話說榮發持方入內又走到廊下，明白傳言，把武憲王意思細述一遍。

明堂聞語一思量，便叫丫鬟取進房。侍女應聲忙獻上，小主公，亂催僕婦與梅香。

呀，你們這些奴才，呆看些甚？快取筆硯過來，改過方子，打發回去罷。

一班婦女應聲高，亂取文房向上跑。捧過筆來磨了墨，鄺丞相，翻身坐起就提毫。心內懨，意中焦，揮動龍蛇也不調。梁氏夫人旁首看，倒惹得，一聲失笑綻櫻桃。

呀老爺，你就帶草連真也還可認，怎麼都是看不出的淳化體？

鄺相聞言笑起來，夫人你，不知此法最佳哉。如斜反正龍蛇勢，後斷還連雲霧埋。更改藥方宜草字，圖一個，筆尖飛舞不遲挨。明堂言訖隨揮寫。趕得那，水墨淋漓帶著來。梁氏夫人心內急，忍不住，開言又說小三台：

啊，老爺，這藥方是治病的，怎麼亂塗？

也要心中想一番，宜涼宜熱始周全。雖然一劑岐黃藥，人家的，性命存亡在內邊。況復東平熱未退，還該要，用些發散起風寒。明堂見說微微笑，也便揮筆一壁言：

咳！忠孝王也沒有什麼風寒，就發熱也是虛火。

用些溫補與他吞，好待伊，打起精神好做婚。無甚狐疑無甚礙，藥不殺，東平王子你門生。明堂言訖眉頭皺，擲尖毫，改了前方叫一聲：

啊，丫鬟過來，把這張方子遞與榮發，叫他對武憲王說：改是改了，一是家爺在病中用藥，不甚精明。二是擬想成方，未診小王爺的脈氣。如若吃下去有效呢，再用一劑，我下回另開。如若吃下去無效，不必再服了，請太醫看罷。

鄺相言完就退將，一推筆硯倒牙床。侍兒答應忙傳出，小堂官，依命而行往外廂。見了王爺單膝跪，便把那，主人言語稟端詳。亭山國丈連聲謝，我這就，回轉家門帶轉方。

話說武憲王回到府中，就把那不能與明堂面見相懇改方的話細說了一遍。發下方子，叫家人持出購藥去訖。

忠孝王爺聽父言，又愁又急又生煩。情悶悶，意懨懨，滿腹憂思不喜歡。

啊呀，如何是好？這又是難殺孤家了。

議得良謀要脫靴，他卻又，偏偏一旦病沾身。不知是，果然那日侵將暑。不知是，委實前番惱壞伊。這倒叫孤難以處，鄺丞相，莫非見怪來裝虛？

咳！他若果然有病，但願早早輕強。

好待中宮做主張，脫靴一看視端詳。是男是女分明瞭，叫我也，放下心來放下腸。如若淹然難得愈，使孤家，呆呆癡等怎生當。

啊呀好生煩悶！怎生挨得這十天？

王爺不覺又心焦，急得個，五內如焚體又燒。短歎長吁多少遍，愁情苦緒萬千條。憂不解，夢難消，盼一朝來又一朝。只等保和丞相愈，才可以，脫靴驗看展眉梢。慢說忠孝王爺處，再把那，內院深宮表一遭。

話說元天子初五晚間，坐於便殿中觀本。叫起權昌等來，一個人不見，只有昭陽行走的內侍應了一聲跪下。

王爺一見吃驚言，為什麼，近侍諸人不上前？爾等俱皆隨國母，怎生倒，他們躲過爾當先？中宮內侍聞聽得，只得就，跪近朝廷奏事端。

啟萬歲得知：那權昌等四個近侍，娘娘已日間調去問話，故著奴婢伺候王爺旨意。

少年天子一傾聽，不覺把，兩道龍眉皺一皺。聖意沉沉呆半晌，天容淡淡變三分。心內駭，腹中驚，不好明言暗自吟。呀是了！今日聞聽國母進宮，必定把朝內事情，及欽限完姻勾當對她女兒說了。

因而調去眾宮官，要問從前以後緣。朕若此時臨正院，那個人，叨叨必有許多煩。一定說，無情難為他胞弟；一定說，用意周旋鄙幸官。再或保和留宿事，

婦人家，多心一發動疑端。不如休入宮中去，朕索性，遠遠避開四五天。等待事情耽擱了，昭陽君，雖然絮聒也遲延。

啊呀，是呀！寡人不能進了宮，便怎麼處？

朝廷主意一調停，於時竟，不進昭陽正院門。白日裡，便殿辛勤觀表本。黃昏後，深宮快樂幸妃嬪。連朝疏遠新王后，各院相親舊美人。猶恐娘娘多絮聒，索性是，鑾車無跡扇無形。慢言年少君王事，且表才能國母情。送了太妃歸去後，初五日，專車就等聖明君。心抱恨，意含嗔，直至黃昏尚未臨。只等得，新月半沉宮樹暗；只等得，暮禽爭宿上林深。左瞻右盼無消息，早已有，內侍前來奏一聲：

啟娘娘：萬歲爺駕幸西宮，有旨叫關了正院。

中宮王后一聽言，沒奈何，忍了雷霆怒叫關。內監應聲忙出外，娘娘也，自回龍鳳帳中眠。香篆冷，漏聲殘，早見紅霞射半簾。國母恐防君即到，辰裡就，梳妝完備候龍顏。只等得，用完御膳天交午；只等得，進過參湯日已偏。只等得，半抹暮雲橫晚樹；只等得，一勾新月掛重簾。只等得，神思困倦雙眸合；只等得，氣忿交加兩黛攢。這日依然無見駕，又跪下，代傳聖旨一宮官。

啟娘娘得知，萬歲有旨，因國政匆忙不能親至。叫奴婢代傳聖旨，請娘娘保重身子，就此閉宮。

王后聞言暗咬牙，一展袖，便呼內侍復官家。近臣退後昭陽閉，娘娘又，回入昭陽怨翠華。

卻說皇甫後又等一天，不見朝廷駕到。那心內的愁煩，意中的氣惱，又不便形於顏色，又不便發出雷霆。可憐她那將軍的性兒，哪裡忍耐得住這等的氣？

一臨寢室坐於床，不卸花鈿不卸妝。半曲柳腰嬌怯怯，微遮粉面恨茫茫。心慘切，意悲傷，一口長吁暗付量。

啊呀，罷了！罷了！嫁什麼天子！做什麼娘娘！

一入宮中舉動難，滿門骨肉不團圓。人說是，椒房國母方為貴；我觀來，鳳閣龍樓倒像監。這如今，胞弟病危難看視；這如今，吾王薄義竟分殘。昨日裡，公然去與妃嬪樂；今日裡，假意托言政事多。文武官兒千百個，難道就，椿椿都要自家專？想因慚愧情虛了，怕到昭陽正院間。

啊呀，君王啊，你竟與我一個不能見面的法兒！

這亦真真太絕情，算得個，當今無道一昏君。就不念，多時夫婦從前愛；也須憐，近日龍胎懷在身。說亦苦傷言亦痛，竟將我，連朝冷落當旁人。無見面，不聞聲，去幸諸妃任意行。再若消停三四載，看來要，一朝關入冷宮中。

啊呀，真真罷了！做到王后尊，還到這等地位，那富貴榮華四字可以不羨了。娘娘想罷氣長吁，止不住，淚濕飛龍舞鳳衣。宮女兩班忙進步，垂了手，俯眉承睫勸低低。

啊，娘娘，放開些愁煩，保重身體。夜深了，請安寢罷。

王后聞聽始卸妝，寬衣睡下闌龍床。一班宮女方才退，這娘娘，徹夜無眠恨滿腔。自歎自嗟真慘切，獨言獨語實淒涼。聽著那，風吹玉漏聲聲遠；聽著那，夜灑銅簽韻韻長。略略朦朧天已曉，景陽鍾動早催妝。

話說皇甫後一宵不睡，聽得景陽鍾響，只得下榻梳妝。

娘娘臨鏡正烏雲，脂不施來粉不勻。梳洗完時用過點，又坐在，昭陽殿上等朝廷。只等得，樹陰半轉迴廊暗。只等得，簾影橫斜畫檻低。哪裡有，錦袍內侍扶輪至。哪裡有，紫袖昭容掌扇臨。依舊是，蹤跡沉沉花院靜。依舊是，聲聞寂寂玉階平。中宮忿極難當了，忍不住，一咬銀牙暗發嗔。

啊呀，本宮好恨，看這光景又是不來的了！

昏君太也沒情腸，怎麼竟，斷絕夫妻恩愛長。呆等三天還不見，他想是，近來酒色兩般忙。真正亂，太荒唐，叫我如今怎主張？

啊呀，罷了！左右是這般，就待我自己做主罷。

盼一朝來又一朝，料難見緒王袍。本宮就便求王上，他也是，不肯周全做主調。再若遲延三四日，豈不要，家中急殺我同胞。

啊啊是嚇！我也癡了，等什麼天子？望什麼君王？就見了朝廷，也是無益。

不若無須見帝王，就傳我，中宮懿旨召明堂。保和學士如隨至，本宮竟，灌醉他時賞幾觴。鄙相雖然天子愛，也不敢，發威抗逆我昭陽。待中酒後無防備，好叫那，芝田胞弟放心腸。終朝呆等難成事，只好這，自己施行與主張。啊且住！這昭陽宮到底內地，那鄙相現在是外臣，如若召他進來脫靴驗看，又不曾請問朝廷，這倒是本宮有失體統，不避嫌疑了。

萬歲如若論是非，說起來，般般倒是我情虛。他自然，刁言會講人之錯。他自然，巧語能遮己的非。想不到，留宿花園無內外。必定雲，擅宣廷幸有嫌疑。那時我倒難分辨，反只好，閉口無言伏了低。

咳，這個不妙，還須另作主張。

做事須當佔上風，若然如此沒神通。同胞手足俱難過，我長華，怎在昭陽掌正宮。

呀，且慢！我想要試探明堂，免不得要奏知聖上。

但是如今帝躲開，本宮也，不甘不值去求來。若然自己差人召，論大體，擅見廷臣也不該。左右為難難殺我，這一椿，愁煩事件怎安排？

咳！有了，我竟去求太后娘娘罷，這倒是個主意。

若然聖母來垂憐，必依我，去召明堂麗宰官。太后出面無了說，朝廷就惱也難言。那時試試男和女，是不是，驗個分明心也安。

啊呀，是呀！只有這條門路了。

保和丞相若裙釵，料必是，弟婦王妃孟麗君。方必更求天子命，我竟懇，上宮太后主張行。君王猶自存私念，難道竟，太后之言也不尊？無可如何無可奈，自然的，一封丹詔賜完姻。那時全了同胞弟，完了我，為願連枝一點心。

咳！我也說不得了，就往萬壽宮走遭。

娘娘想罷怒填懷，一掠雲鬟立起來。烈烈轟轟宮內主，鬼鬼赫赫王后身。橫翠黛，泛紅腮，厲色高呼把鞏排。

啊宮官們，看鞏過來，我要去面參太后。

中宮王后此聲呼，眾人竟，面面相覷理會無。這半邊，彩袖宮娥看內侍。那半邊，錦袍內侍看宮娥。娘娘方欲回言喝，有兩個，心腹昭容伏地呼。

啊呀，娘娘保重要緊。

許久安居不下階，今朝何苦出宮台。娘娘有甚言和語，也可以，請了王爺到此來。若要上宮參太后，只恐怕，忽然勞碌動龍胎。昭容諫罷齊頓首，這國母，手拂鸞綉叫門開。

呀，你等開門，不須攔阻。如今胞弟床中臥病，父母堂上憂心，恨不插翅而飛，哪在出宮一次？

不用讒言阻我行，本宮要，面參太后訴衷情。同胞手足如相失，就有這，血塊龍胎待怎生！
噫！宮官們，還不快些備輦。